

THE HISTORY OF CHINA

万世流芳

（中国）
肉体
与人的床

THE HISTORY OF CHINA

穷家富路

网络名《穷人的肉体富人的床》

傻丫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家富路/傻丫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7-650-4

I. 穷… II. 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1840号

责任编辑: 郑骏

版式设计: 焦昆

穷家富路

傻丫 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邮编: 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0万

印 张: 9.125印张

ISBN 7-80647-650-4 / I . 399

定价: 20.80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关于穷人和富人的书。10%的富人没有时间读它，10%的穷人没有钱买它，那么，就让 80%的工薪阶层翻开它……

失去土地的苏宝莲夫妇进城以后，靠擦鞋和拉板车艰难度日，正当他们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意外地结识了万生园超市的老板葛占水，先后成为超市的员工。对生存的恐惧和对超市的依赖，使美丽善良的苏宝莲成了改革初期依仗“流氓致富”的葛占水的情妇。可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彼此的配偶，张忠诚和于水淼，竟也在背后逾墙钻隙、流波送盼……于是，一个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便在超市内外、背靠背展开了……这种荒诞的“错位”，非但没有将两个家庭推入地狱，反而化解了壅蔽人性的淤泥，唤起了四颗灵魂的苏醒。这也是关于穷人和富人的故事，穷人渴望富人的生活，富人向往穷人的宁静。彼此各取所需、互相吸引。这更是一个颠覆婚恋的童话，作者以其独有的细腻、精致和浪漫，为我们再现了继欧·亨利之后的又一部、具有东方寓意的《穷人的权利》。

该书登陆新浪网，创一周点击率 8 万记录；在仅连载 9 章的情况下，至今仍然突破 100 万点击率。目前全国有 100 余家网站转载，并进入全球中文论坛精粹和海外华人大型主题社区排行榜。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2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4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4
第十章	61
第十一章	68
第十二章	74
第十三章	81
第十四章	88
第十五章	93
第十六章	100
第十七章	108
第十八章	115

穷

家

路

第十九章	126
第二十章	136
第二十一章	149
第二十二章	158
第二十三章	164
第二十四章	181
第二十五章	188
第二十六章	201
第二十七章	215
第二十八章	225
第二十九章	237
第三十章	252
第三十一章	264
第三十二章	282

穷

家

路

第一章

(葛占水愈发困惑，虽然他一眼就瞥出架子上的货色，但店家这样说的确少见，他不禁打量起对面的女人来：二十七八岁，大衣摊开的三角型领口处，十分淫秽地袒露出一小块胸骨，鲜红的，像嘴唇一般迷人……)

万生园超市的老板葛占水正搂着女人睡在皇冠娱乐城的包间里。天色熹微，他起床悄悄地穿上衣服，进卫生间洗脸时，不经意碰响了淋浴罩中的收音机开关，刺耳的噪音在空气中颤动起来。他赶紧摁掉开关，瞥见卧室那团被门缝挤压成薄片的粉红色肉体，静静地，像一片光斑泻在床上，这才放下心来。床上的女人是他昨天在花园路橱窗遇到的。他没问她的名字，她也一样。两人的目光，像牲口贩子在袖口里的手语，一番捏拿后，她溜进了他的宝马车里。他喜欢跟这种女人媾合，她们大都实在没了嚼食，才偶尔出来一次，身子干净不说，人也羞涩乖巧。不像那些职业妓女，胡乱叫一通，便摊着手掌讨钱。虽然都是靠身子挣钱，但两者差异很大。他时常将前者比作浇了大粪的蔬菜，虽然表面不那么光亮，但吃起来有味。葛占水把钱放到床头柜上，她的眼皮似乎痉挛了一下。她的熟睡兴许是装出来的——他心里嘀咕

着。这种女人，通常以这种方式，回避交易时的尴尬。她的腿很粗壮，橡皮树般泛着黝亮的光泽，当它们合拢夹紧的时候，他有一种被吸入溶解的感觉。她衬衣领口的扣子掉了，可能是昨夜被他撕掉的，低垂的领口涌出一大团乳房。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柔软肥硕的乳房，他用手抓住的时候，黝黑的肉便从指缝中淌出来……葛占水在床边凝视了一会。她到底是值得咂味的，不像有的放完枪就只剩下火药味。他从酒柜里拿酒时，她还劝他：你别喝这里的酒，很贵的。

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却见她剧烈颤动起来，先是脸部，迅速扩散到全身。没等到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便猛地弹起身子，哇哇吐起来。他躲闪不及，裤子和鞋上溅满了秽物。

“你怎么了？”葛占水警惕地问。

女人望了他一眼，低下头去，又干呕起来。葛占水用手指翘起她的下颌，愈发警惕起来：“你到底怎么回事？”

女人眼泪汪汪地望着他，嘴里却被秽物占着，喉咙咕咕响着，似乎肚里蓄了一口井，不断地涌出水来。

葛占水狠毒地抽了她一巴掌，骂道：“妈的，有病你出来发什么骚？你他妈要害死我啊？”

“我没有病……只是怀孕啦。”女人低下头，咕咕噜噜说道。

葛占水这才嘘了口气。他推开房门，一股清冽的空气灌了进来，他感到一阵眩晕，一股酒气涌上来……门外一片刺眼的银白色，荆江市迎来了第一场大雪。葛占水仰头望望雪雾溟蒙的天空，放弃了开车的念头。他在雪地里走了好一阵子，才渐渐透出清醒。妈的，洋酒的后劲真大！他暗暗骂一句，脑子重新陷入那个女人的肉体里。他猜想这是个进城的

穷

家

路

农妇，只有趟过麦地的人，肌肉里才会有这样的力量。尽管这种艳遇时常掏光他肌肉里的气力，但他还是留恋那种粗糙的裹挟感，那大腿仿佛灌饱了大粪，气味浓稠，裸大叶肥，躺在里面整个身子都被卷起来，吞噬掉。虽然有位老中医提醒他，到了这种年龄，应该节欲，身子里的精气就像瓶子里的油，用一点就少一点。而近年来他愈发感觉到萎靡颓废，身子像单发猎枪，射出去就哑壳子了，但一粘上女人，或者只是一闻到女人肉体里的味道，却又不能自持，嘴角甚至还会淌出一串闪亮的涎水。这样想着，他的双脚又飘忽起来，某种令人牙根酸软的欲望涟漪般自上而下荡漾开来……

风裹挟着干硬的雪粒将街道两旁的卷闸门吹得咣啷作响。这是一条商业街，旁道树荫下大都是做服装生意的小店面房，拉拉杂杂，零零散散，极不工整。平时，这里捱三顶四算得上人声鼎沸，可遇上这鬼天气，所有的门面房都板着铁面孔，只有几家早点摊门窗洞开，汽油桶改装的灶子里蹿着火星。葛占水好不容易在街尾找到一家鞋店。鞋店很小，一孔神龛大的窗户连接另一家住户的后阳台，窗户没有玻璃，被几只废纸盒堵了半孔，覆了条塑料薄膜，再搁置些积满灰尘的化妆品，吊上一面小圆镜，便成了简易的梳妆台。店内摆满了纸箱，几乎接近了棚顶，显得突兀而危险，可就是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个鞋架，里面摆满了皮鞋。店主是个年轻女子，裹着一件大衣，嘴里哈着气，双手互相摩擦着取暖。“给我找双皮鞋，42码的。”葛占水说。

“你要什么牌子的？”女人兴奋地问道。

“随便吧，只要把我脚下的这双换掉就行。”

女人低头看他脚上的鞋子，神色不安起来：“你这双鞋好好的，只是有点脏，干嘛换掉呢？”

葛占水奇怪道：“送上门的生意你不愿意做？”

女人的表情有些尴尬，她嗫嚅着：“不是不愿意，而是你鞋的皮子太好了，不如我帮你擦擦，上些油吧。”

“你这里不也是牌子鞋吗？”

“牌子是供货方自个儿贴上去的，实际上都是假的。”

葛占水愈发困惑，虽然他一眼就瞥出架子上的货色，但店家这样说的确少见。现在水货像瘟疫一样在市场上蔓延，他自己的超市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可大家都底气十足，浑身是假雄赳赳，自个儿露底的还是头回遇见。他不禁打量起对面的女人来。女人二十七八岁，脸皮儿薄薄的，透出来里面鲜嘟嘟的肉色，额头宽阔而圆润，边缘泛着嫩青色的光泽，在鞋店黯淡的光线里，苹果般照耀着；大衣摊开的三角型领口处，十分淫秽地袒露出一小块胸骨，鲜红的，像嘴唇一般迷人。与那个粗壮的女人相比，她的身材像一只小巧玲珑而又精致无比的胎瓷，仿佛只是用作欣赏，轻轻一碰就会破碎似的。葛占水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想到这样寒碜的鞋店里，居然隐藏着如此风姿绰约的女人。一股强烈的冲动在他骨节眼里泅散开来，令他牙根发酸，两条腿变得僵硬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苏宝莲。”

大雪使夜晚提前降临了，刚到晚饭的时间，天空便黑下来，原本就黯淡的鞋店微弱的光亮一点点泻出去，被天色染得一片漆黑。这个叫苏宝莲的女人拉下卷闸门，打烊了。这种鬼天气，街面没有行人，开下去只会白耗灯火钱。她经过站牌，一辆绑着防滑链的公交车停过来，踟躇片刻，她还是继续朝前走。也许是太冷的缘故，街灯缩成一粒小绒球，能

穷

家

路



见度很差。苏宝莲孤独地走着，连自己的倒影都看不到。两旁的居民楼家家都亮着灯，虽然也如一粒粒绒球，漂浮着微弱的光亮，却暖在人心。来到城市以后，她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看清，倒是通过城市的面孔看清了自己，就像一颗石砾，她一投进城市就沉落到最底层。城市人是冷漠的，不冷漠的城市人也有，像今天早晨那位老板模样的人，两只眼睛刺一样钻进她的肉体里，来回搅动，令她惊悸不已。苏宝莲第一次见到葛占水印象并不好，也不深刻。她在风雪中跌跌撞撞朝前走，来到出租屋那条冗长而狭窄的弄堂前，头已经完全缩进衣领里。穿堂风不断地吹散墙角的积雪，将她的脸钉得又冷又麻，几乎失去了知觉。望见自家门缝倾泻出来的灯光时，她皮肤和肌肉里的血液才解冻般迟缓而有力地流淌起来——丈夫和孩子等着她的表情，变成了她的心情：焦急、迫切，还冒着一股热气。而此时，苏宝莲的丈夫张忠诚正跟儿子张小宝一起糊窗纸。这场大雪掀掉了窗户上的塑料薄膜，风裹挟着干冻的雪粒无遮无拦地灌进来。他们先是将硬纸盒钉在窗框上，然后再用报纸和糨糊把纸盒和窗框粘到一起。不想窗框已经腐朽，钉子钻进去，却站不住脚，好不容易糊上，糨糊尚未干透，风头一来，整体又掀落下来。这是一幢二层的空荡荡的危楼，楼的两头已经豁了脸——门窗被拆掉，砖头也被偷去盖了鸡舍。仅有的几家住户都是不惜命的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定成危房后，居民都被安置到别处。张忠诚得到消息，跑来寻租。那时他们一家人已经在城里飘荡了两年，一直没有栖身之所，时时遭受来自码头车站涵管桥洞的威胁。谁想居民大都不愿意出租，怕出人命。张忠诚软磨硬泡、涕泪俱下才说服这家主人掏出钥匙。总算使一家人在城市找到搁下身子的地方。瞧见妻子

披着雪花进屋，张忠诚心疼地问道：“又是走回来的？”

苏宝莲说下雪，没有公交车。“今天又没有活干？”她问丈夫。

“是的。侯管理说现在正经的司机都没活干，我们这些拉板车的只能撞运气了。”张忠诚在建筑公司板车队做小工，帮工地送料。侯管理是公司调度。

苏宝莲走到窗前，摸摸刚糊好的窗户，问：“结实吗？别又半夜三更垮下来，吓死人。”

“这次你放心，这次就是房子垮下来，它也粘在框子上。”一听房子垮下来，苏宝莲仰起头数着顶棚的裂痕：“真的呢，忠诚，又新添两条裂纹，比指头还粗呢？”

“不碍事的，裂纹多并不表示要垮掉的。我们村口那座土庙，裂纹可以塞进脑壳，现在不是好好杵在那？”

苏宝莲还是不放心：“忠诚，我看还是让孩子睡到下铺吧，真有个好歹，咱俩还可以帮他撑一下。”因为房间太小，夫妻俩加了个隔层，孩子住上面。

“那可不行，隔层更不结实，咱俩要是睡上去，估计比房子垮下来还惨。”

窗外雪虐风饕，光秃秃的树伫立在旷野里，枝条瑟瑟发抖。苏宝莲望着这些可怜的植物，心情渐渐暖和起来，甚至觉得自己能住在房子里，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应该说她是个极易满足的人，进城之前，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富人。进城之后，她也不认为自己是穷人，可是那些城里人，却以各种方式提醒她：你就是穷人。

张忠诚看到妻子呆呆地粘在窗根下，便走过去，扶住她的肩头。“嫁给我委屈你了。”

“你怎么又来了，我本来没觉得，可你老这样说我还真

穷

家

路

觉得委屈了。”苏宝莲又说：“忠诚，你原先可不是这样，你不是说过有的是力气，养得活我们娘俩吗？那时你的话像榔头，一砸一个坑，听得人心里怦怦跳。现在你回到家，我都不敢问你，生怕你没活干，说这些没底气的话。”

张忠诚搓搓手，叹气道：“不是我故意这样做的。进城以前，力气像种子，扔到地里就会变成粮食。可进城以后，力气就变成稻草了，别说糊口，连碗水都换不来。”

翌日，苏宝莲早早起床，住地离鞋店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舍不得坐车，只好以时间换空间，缩短这段距离。张忠诚起来得更早，他把小宝扔到板车上，送到一家私人托管园，然后去工地。别的比不了人家，再不辛勤些，真要饿肚皮。

进了鞋店，苏宝莲瞥了一眼隔壁的洗头房，卷闸门隙了一条缝，似乎有人刚刚出去。她赶紧缩回头，生怕被店老板逮到，挨一番奚落。她对着圆镜打扮起来。没有化妆品，窗台上摆的，是人家扔弃的空盒子。她觉得没有化妆品的梳妆台，就像没有头发的秃顶一样难看，便拾来摆上去。好在她的皮肤光滑细腻，不着脂粉，也兀自生动。苏宝莲回转身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店前经过，是驼子。她急忙喊起来：“驼子、驼子……”

驼子跟她是一个村的，是许兽医的女儿，叫许伶，因为人长得粗壮，村里人都叫她驼子。驼子虽然身材生猛，模样却妖艳，浓眉大眼，心眼也细巧，她对她的印象很好。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里人拿着补偿款，各奔生路去了，她们也失去了联系。只是从同乡那里得到了关于她的零碎的消息，连缀起来是：来了荆江市，开了家小吃店，做了保姆，生了个孩子……有人在码头车站见着她，涂着厚厚的胭脂，鬼鬼祟祟，见到熟人就跑……

“宝莲。”店门外闪过来一张硕大的脸盘。

“真的是你——”苏宝莲眨动睫毛，兴奋地叫起来。

姐妹俩亲热了一阵子，才聊上了正题。“宝莲，真没看出来，你做老板了？”

“这不是取笑我嘛，你见过这样寒碜的老板吗？板车我家倒是有一个，老板我只见过。”

“也是啊，这店还没有鸡窝大——跟我的小吃店差不多。”

“唉——”苏宝莲叹息道：“就这还不定开不开得下去呢，总有人捣蛋。”

“一样的，”驼子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小吃店就是这样关门的——城里人总以为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想方设法撵我们。”

“你现在做什么呢？听说你开家小吃店，做了保姆还生了孩子，更可笑的是有人在码头车站见着你涂着胭脂，鬼鬼祟祟，见到熟人就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苏宝莲连珠炮的追问令驼子低下头去。

“你这不是都知道了吗……还问它干吗？”她咕咕噜噜说道，胭脂剥落处裸露出青灰色的血管。

穷

家

路

第二章

(葛占水觉得她的头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仿佛被惊动的兔子竖着耳朵聆听草丛中的声音……他想像着这个小巧玲珑的女人躺下来的情形：宛如晶莹剔透的荷包蛋，静静地漂浮在白色的床单上……)

吕颖是葛占水的二奶。此时她正坐在葛占水为她在茴香阁花园小区买的房子里生气。手机躺在木地板上，委屈地眨着眼睛。过了片刻，它遽然在地板上打起转转来，她迟疑片刻，揪动了接听。电话是妹妹吕萍来的，听到妹妹的声音，吕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竟然泣不成声。

“怎么了？姐！”吕萍焦急地追问着。

“别问了，妹，我不会告诉你的。”吕颖关掉了手机。

不大一会，吕萍穿着宝石蓝羊绒大衣，火烧火燎地跑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姐。”她摇晃着吕颖的肩膀问。

吕颖反倒被妹妹吓懵了，怔了半晌，才说道：“占水不见了！”

“啊——”吕萍惊讶道：“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吕颖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到处也找不到他，打手机关机了，唉——这个死老东西不知道躲到哪里

快活呢？”

吕萍咳了一声，把皮手套攥到了姐姐的腿上，拿过一块毛巾，擦着被雪花濡湿的头发。“我当是死人了呢！——你可真作践人，害得我冒着大雪跑过来。”瞧着姐姐绝望的模样，吕萍的语气软了下来：“不就是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呀？男人嘛，有几个安份的——安份的男人不是在码头上扛包就是在火车站卸货，我们公司的刘老头倒是安份，一辈子守着收发室，可那有什么意思！”

吕萍把毛巾递给姐姐：“是不是去他老婆那里了？”

“于水淼昨天去宣城进货，不在家。”

“他会不会跟去了呢？”

吕颖撇撇嘴说：“他才不会呢，再说，她走时我去看了，就她和孙会计两个人。”

吕萍也撇撇嘴：“行了，姐，你知足吧，你也不瞧瞧现在是什么行情！我们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我们班长史秀君，就是你和妈天天让我学习的那个才女，现在不也一睁眼睛就朝劳务市场跑，整天忙得屁颠屁颠的。前几天我在米粉厂碰到她，正在那里做包装工呢，人混得跟白毛女似的，一个月才几百元。她揪住我第一句话就问，有哪个老板要秘书，甭管年龄多大，咱先混个二奶岗位再说。瞧瞧，人家有模有样有才气的都落魄成这样，你还有什么不知足？一个月几千块，什么也不干，还不知足，我们这些人就没脸活了。”看到姐姐的眼圈儿亮了，吕萍从果盘里捏了一个腰果吃。她用额头顶着姐姐的额头，嗲声嗲气地说：“以后别老自己折磨自己了，只当找了份陪护工作，人家需要你就陪，不要就算了，只要有钱，哪里有包不到小白脸的道理！不过，别让主人发现了，那饭碗可就砸了。”吕萍说着话，戴上手套要走。